

南炳文 吳彥玲 輯校

輯校萬曆起居注

伍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南炳文 吴彦玲 輯校

輯校萬曆起居注

伍

萬曆

三十六年

三^①十六年正月十六^②日庚子，大學士朱廣等謹題：“臣等見東宮講讀，自萬曆三十三年停輟，至今三年矣。竊謂學問之功，既可以講明義理，貫穿古今？問^③發聰明，擴充聞見，而日與經史親，日與師友處，亦可以遠邪，避消逸欲，其所裨於精元血氣、養身衛生者，尤為不淺。故曰：‘愛之能忽勞乎？’即士庶民之愛其子，亦必使之親師取友，朝誦暮習，不使即安，況天子之子哉？今自輟講三年間，青宮中朝夕何事？觀覽何書？左右何人？恐有不能盡如出講之日者。此臣等為社稷計，為皇上燕翼計，為皇太子茂齡膚體計，誠見講讀一事至大至重，至切至急，不獨區區從事簡編筆札間也。若夫每日講讀，似亦無庸大早，祇平明而出，可常可久，自然有功。而講章亦止就本文解釋，令義理明白，俟其融會貫通，亦不必於本文之外多費詞說。孟子言學問之道，歸於收其放心。夫惟常令收斂此心，朝夕之間必有事焉足矣。照得原題每年節上元假，至正月二十日止，二十一日起照常講學。臣等查得本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皆入學吉日，伏望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旨。”

是日，大學士朱廣等謹題：“臣等竊念庶吉士考選已經半載，得旨亦已三月，其教習官員，臣等推舉得占^④事府占^⑤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蕭云舉，量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量陞占^⑥事，兼官各照舊，俱堪教習。久未奉命。今歲序更新，尋常庶民之家亦開塾延師，而作養人才為聖明加意遴選，一時稱為得士，豈可蹉跎歲月，使被選諸臣徒蒙拔擢之恩，而久使^⑦進修之益乎？至於翰林院為文學侍從之臣，職務清要，掌院為之統牽，必不可缺，今院篆久虛，百凡不便。統望聖明速賜檢發，使視篆有人，而庶吉士學業不致曠廢，實今日一急務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十六日甲辰，大學士朱廣謹奏：“為年老血枯病人筋骨手足麻痺漸成不仁懇乞聖恩早放生還以全首丘事。臣自去秋疽發於足，流毒太多，致內外受傷，血氣兩盡，在告三月，業已不屬人數矣，獨念聖恩未報，重擔未弛，一息尚存，不忍言去，乃

①三 “三”上當有“萬曆”二字。

②六 “六”當為“二”之誤。

③問 “問”當作“開”。

④占 “占”當作“詹”。

⑤占 “占”當作“詹”。

⑥占 “占”當作“詹”。

⑦使 “使”當作“失”。

復勉遵嚴旨，扶掖入朝，與同官二臣開誠佈公，和衷共濟，妄欲少補涓滴，庶幾鞠躬盡瘁之義。而匝月以來，寸誠未效，止博得百病支離，一身狼狽而已。本月初四日，匍匐出閣，忽感風寒，左手麻痹，不能持一物，越數日，而左足亦如之，此非好消息也。痛憶臣父六十二歲，患半身不遂之症，衆醫環視，皆謂老年血不養筋，難以療治，居數月而見皆矣。臣今七十四歲，多臣父一紀，豈能重生血氣，再養筋骸？即未猝倒，亦不過數月人耳，而況早晚不可知乎？國家大事，有聖明在上獨操乾斷，而見在二臣忠勤任事，才識過臣遠甚，且度王錫爵亦必乘春就道矣，臣前疏所稱交付得人，臣進亦可，退亦可，生亦安，死亦安，此其時也。臣今以六年已竭之力，報皇上之深恩，而乞此數月不可知之身，還父母之遺體，臣言至此，血淚橫流。伏望聖慈早賜矜憐，速允臣去，及今開凍而行，尚可生入里門，此又我皇上始終大造之恩也。臣不勝哀籲懇祈之至，伏候敕旨。”十九日奉聖旨：“卿愛君憂國，殫竭忠誠，朕方賴贊襄。偶爾微疾，豈得遽萌去志？宜善加調攝，亟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十七日乙巳，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謹題：“臣等自去年隨臣廣辦事，見有一二急切時政，廣卒^①臣等合誠苦口，至以去就大義誠^②之。歲序徒更，元節已過，昨廣又以疾請矣。臣等受皇上拔擢天高地厚之恩，日圖所以爲報答者，因思皇上任用輔臣，寧獨使之代言？實欲資之輔導。嘗見先年舊臣不輕陳言，有言必省，不頻進揭，有揭必報，往往外廷之臣所未能得者，而閣臣得之，故至今人責望閣臣，蓋狃於舊見，而不知皇上信任之不同也。即年內所請，如日講，如東宮講讀，如選科道、補大僚、起遺佚、補講讀教習掌占^③掌院各官，皆係幾務職掌，相卒^④入告，不啻再三，而一概未蒙聽允，曾不如部司撫按猶得少關其忠而舉其職。遂致外人責臣等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詎臣等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奚不去也？’至於街談巷議，尚有不能盡言者。廣每對臣等

①卒 “卒”當作“率”。

②誠 “誠”當作“爭”。

③占 “占”當作“詹”。

④卒 “卒”當作“率”。

而皺眉，或獨居而竊嘆，常以受上深恩不能有所匡維補報爲言，昨疏求去，固爲長年偶疾、知止知足之故，亦見時事艱難，人情參商，而欲行夫不可則止之義。臣等以己度人，未必不如此耳。且如考選一事，羣猜日積，煩言朋具，此惟在聖明裁斷，不過一批發間，無庸遲疑。若其他，則皆常行之事，尤無可疑者，在臣等既冒塵瀆之罪，而在穆清之上，日見章奏之多，省覽之煩，抑亦何便於此也？伏望皇上及此新春，亟將年內廣與臣等所懇者，慨然批發施行，以安廣之心，手敕慰諭，令其調理即出。臣等睹天心之轉移，藉老成之領袖，尤可黽勉從事，少效涓埃，不然亦將竊有請矣。臣等謹瀝血竭忱冒昧叩闕，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二十日戊申，大學士朱賡等謹題：“臣等於本月十二日以皇太子講學日期上請，十七日復進一揭，中間又以爲言，俱未蒙批發。惟皇太子輟講業已三年，人情惶惶，咸謂元良國本，學業久曠，甚非所以開廓聰明、增修德美、杜宴安之萌、而防私昵之累也。皇上慈愛天成，垂訓遺謀無所不至，豈其於此曾不慮及，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蹉跎，若視爲不急之務？臣等愚衷誠竊惑之。令^①節假已過，轉眼仲春，萬無尚不開講之理。伏望聖明，於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內欽定一日，其福王開講，亦於是日同舉。臣等不勝悚息仰望之至。謹題請旨。”

二十一日己酉，大學士朱賡等謹題：“昨奉聖諭，以潞王庶生第一子，聖心嘉悅，特賜敕諭，仍有玉帶銀兩襲衣綵段之賜。臣等伏見皇上，情敦同氣，恩洽天倫，仰體聖母慈愛之懷，俯切懿親似續之念，孝友焉至，超越古今，臣等不勝欣忭，不勝欽仰。董^②遵旨撰擬敕諭一道，進呈御覽。第恐愚陋，未能宣揚德意，伏惟聖明裁訓。董^③題。”

是日，皇帝^④弟潞王：“自弟之國，於今十有九年，聖母及朕，惟望祚胤誕育，日夕在念。茲得奏，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①令 “令”當作“今”。

②董 “董”當作“謹”。

③董 “董”當作“謹”。

④帝 “帝”下當有“敕諭”二字。

庶生第一子，此皆祖宗慶澤所貽，蕃衍熾昌方束未艾，仰慰聖母慈懷，朕心甚為悅喜。特賜敕諭，仍賜玉帶一圍、銀一千兩、大紅紵絲羅常服各一襲、綵段六表裏，用示眷隆、親親之意。弟其承之。”

二十五日癸丑，大學士朱賡等謹題：“今日文書官趙金，送出秦王請封郡王一本到閣，口傳皇上命臣等出旨，又云不為例。臣等敢不將順？惟是秦王本以萬曆年間由中尉進封郡王，繼而進封親王，在宗藩條例所謂例後進封，日後子孫止許一子承襲親王，其餘止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得冒濫郡爵者也。其庶長子存樞，在明例當俟母妃年滿五十無出，得封世子，若妃有出，止封中尉，例不得封郡王者也，開載條例及刊刻同姓諸王表甚明。且與秦府一體者尚有九府，儻秦府一破此例，則九府皆將效尤，雖有浚不為例之旨，亦焉得而拒之？此其關係重大，故臣廷機在禮部時，三疏爭執，實為朝廷遵守明例，不敢廢法徇情，上負聖主，豈欲以此顯風力、博名譽哉？今存樞惟當少俟數年母妃年限已滿，得封世子，若謂目前冠服不便，則先封中尉，便用中尉冠服，皆^①昔日秦王成婚，亦是此服，未嘗不便也。秦賢名素着，為列藩之長，自宜率先列藩，共守祖宗家法，仰體皇上監於成憲之意，乃瀆求不已，必為左右所誤，而王或未之思耳。照得宗藩封典，未有不下禮部議覆者。臣等董^②擬旨下部，伏惟聖慈鑒涵。臣等不勝悚息仰望之至。”

二十六日甲寅，大學士朱賡等董^③題：“臣等自歲裏至今，連揭催請各項緊要事務，未蒙批發。今正月又將過矣，豈以其事之尚可延遲耶？則上關國本，下切治機，人心企望如焦如焚，口語流傳如沸如羹，殆不容一日遲也。豈以其臣等之言為無當耶？則天縱聖明，萬機久熟，其於治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宜，豈有一毫能逃聖鑒？誰敢以無當不急之言而煩聒也？蓋聖主之意真淵微而難窺，而臣等之愚益惶惑而莫措矣。目前急務甚多，臣等前此或並請，或分請，然並請則恐其泛，分請又恐

①皆 “皆”字似為衍字。

②董 “董”當作“謹”。

③董 “董”當作“謹”。

其煩。今謹擇其最急者開列數款，伏祈聖明次第施行，毋再遲緩，或聖意有所可否，亦乞明示臣等，以豁其愚。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一、日講、起居注官久缺，臣等前推堪任各官，伏乞批發。

一、東宮開講，臣等擬^①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今已無及，容臣等另擇吉日上請，即賜允行，其前推侍班講官，並乞批發。

一、庶吉士教習並掌翰林院印信官，伏乞批發。

一、吏部考選科道本，伏乞批發。

一、吏部會推兩京六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貴州雲南福建各巡撫本，伏乞批發。”

是日，大學士朱廣等謹題：“臣等謹擇得東宮開講吉日，二月初二日、初三日二日俱吉，伏乞欽定一日開講，謹題請旨。”

二十七日乙卯，大學士朱廣謹奏：“為病勢阨危萬難再出哀懇聖恩早賜放歸以全始終事。昨該臣以手足偏枯懇乞骸骨，伏奉聖旨：‘卿愛君憂國，殫竭忠誠，朕方賴襄贊，偶爾微疾豈得遽萌去志？宜善加調攝，亟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於牀褥間捧讀溫綸，不勝感泣。竊念臣以至愚極陋之資，當至難極苦之任，在事六年，無一毫贊襄於君，而聖恩高厚，託以心膂，則安忍不愛其君？無一毫裨益於國，而時事艱難，義同休戚，則安忍不憂其國？故雖抱狗馬之疾，而不敢為一身謀，雖懼禽犢之悲，而不敢為一家慮，誠有大不忍者奪其衷也。顧臣之所為可^②國家役者惟此身者^③，身之所可為心役耳^④惟此四體耳。四體不仁，何以為身？身既無用，何以報國？今左手左足始猶知痛癢，數日以來，臂不能使指，趾不能着地，不知手之所持、足之所蹈矣。此豈偶爾之疾？豈亦調攝所痊？杜門謝事業將一月，而猶掛名輔弼之班，日糜大官之餼，臣心安乎？京師詎臣卿^⑤四千里，三閱月而後可到，及今不行，恐無生還之望，臣心又安乎？皇上如念臣四十年犬馬之勞，幸假臣三月之程，急歸里門，臣之所大願也。又或念臣一腔血誠，

①擬 此“擬”當作“前”。

②為可 “為可”當作“可為”。

③者 “者”當作“耳”。

④耳 “耳”當作“者”。

⑤卿 “卿”當作“鄉”。

不忍齋志以歿，特檢臣前浚奏牘力請而未下者，悉賜施行，則臣雖去國，猶在左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又臣所大願也。臣伏枕百叩，誠惶誠恐，不勝涕泣哀籲之至。伏候敕旨。”奉聖旨：“卿忠誠端謹，屢進讜言，正賴共濟時艱，且精力有餘，微疴易愈，何乃又有此奏？可即出視事，副朕眷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丙辰，大學士朱賡等謹題：“爲公務事。照得《大明會典》開載，內閣原設典籍二員，管理一應事務，日不可缺者。今管典籍事大理寺左寺左評事郭安民，於去年八月內病故，遺下員缺，相應選補。隨該臣等查得制敕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兼翰林院侍書范可懃，堪補前缺，已經兩疏題請，未蒙批發。況今本官詰^①敕文揭旁午，並一應事務繁集，前項員缺，係內閣首領，委難久曠，伏候命下，令其欽遵供事。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①詰 “詰”當作“詰”。

二十五日^①，大學士李廷機謹題：“臣以至愚極陋，荷皇上特達之知，置之密勿之地，愛憐保護，父母不足喻其慈，覆育生成，天地不足名其德，而臣本心自赤，素懷忠君報國之忱，立志不卑，妄有立業建功之想，遭逢感激，益切捐糜。蓋漢臣諸葛亮嘗自言：其隨身衣食，取給官下，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身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篋有餘帛，以累其生。臣居平常誦此言，日夜孜孜，絕賓客之歡，忘室家之業，思得一當，以報皇上。顧自受命於今八月，既無由瞻望天顏，躬陳謝悃，獨於時政闕失、事失^②重大^③，每與二臣連名具揭，請而又請，不啻再三，而一切留中，數事未有一事之行，數揭未有一揭之發。因思臣未入直時，猶有一揭而能還內降者，有一日而補官坊十九員者，聖心時見轉移，閣臣猶能有所贊助，自臣之來而景象如此，此皆臣以一棟之撓而顛大廈，以一足之折而覆全鼎，臣之罪也。即一二擬票，此瑣瑣者何救於時？即朝暮出入，此矻矻者何補於政？即若身茹淡，此硜硜者亦何補於國家哉？臣年六十有七，衰且病矣，臣生不願官，死不願恤，但願皇上及臣在此，使臣得行其言，効其力，以報聖恩，令天下後世謂皇上不虛用臣，臣不負皇上，則雖退而復為窮儒，雖死而瞑溝壑，有餘榮無餘憾矣。伏惟皇上俯鑒臣心，無忽臣言。不勝激切悚息隕越之至。董^④題。”

六日^⑤，大學士葉向高謹奏：“為天恩隆重報稱未能謹述當今第一急務少效愚忠仰祈採擇事。臣以一介監儒，誤蒙任使，當瞻天就日之始，宜有一言，用備先資。而臣自揣知識短淺，不敢輕言，忝從二臣後，有當言者，皆公共奏揭，又無庸和^⑥言，皇上天縱聖明，宸衷默運，方自為旋轉，臣亦可以無言。乃入春以來，政務愈塞，天聽日高，臣碌碌出入，未有分毫可以報稱，揆之私心，終難泯沒。蓋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

①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當作“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五日壬戌”。

②失 《明神宗實錄》卷四四三“失”作“體”，是。

③大 “大”下當有“者”。

④董 “董”當作“謹”。

⑤日 “日”下當有“癸亥”二字。

⑥和 《綸扉奏草》卷二“和”作“私”，是。

①上 《綸扉奏草》卷二“上”下有“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皇上”十一字。

②者 《綸扉奏草》卷二無“者”字。

③警 “警”當作“驚”。

④宜 《綸扉奏草》卷二“宜”作“以”，是。

⑤推 “推”當作“摧”。

⑥上 “上”當作“工”。

⑦兵 “兵”下當有“部”字。

⑧恨 《綸扉奏草》卷二“恨”作“垠”，是。

曠業，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皇上^①吝惜官爵者^②，有印刑不占之弊，臣謂不然。意者聖心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即年來懸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之操舟，順水安流，篙師舵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警^③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人，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浚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宜^④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推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於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頗知尊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詣臣皆希圖榮寵，自為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為此以推^⑤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況人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概以嗜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為今日之紛紜，正由於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上^⑥之曠也。至於理財，則更有可慮者。太倉積儲盡矣，太僕馬價空矣，兵^⑦工部無不告匱，即大官供應之需，六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餉日望救於西江，無米之炊，徒具嗟於巧婦，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需，無知是之困苦危急。而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況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而不用者為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以臣妄億兆，富有四海，窮天極地，無非一家，藏於無恨^⑧，流於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膝譎，此何貴於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

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賸取。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逃徙，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婉^①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徵積邇，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撲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即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具^②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那，捉襟露肘，即臣在留曹，曾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尚^③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評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酋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雖聖明在御，恩威協^④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狀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皇上威靈，攘除勘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叛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之來也，天下人見皇上拔臣於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所用，一番感格，臣亦廩廩兢兢，祓濯振奮，惟恐以不肖之身，傷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朝端景象空虛若非^⑤，竊謂處明聖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岌岌惶惶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臣，見其蒿目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膽但^⑥竭。大者如皇上日講之官、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瀆，皆不得報，每相對嘆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天顏，退不能發抒悃疑，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一二套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極陋，雖欲為苔藓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聖心必有所疑，

①婉 “婉”當作“剗”。

②具 “具”當作“其”。

③尚 《綸扉奏草》卷二“尚”作“向”，是。

④協 “協”當作“懼”。

⑤非 “非”當作“此”。

⑥但 《綸扉奏草》卷二“但”作“俱”，是。

①村 “村” 當作“村”。

②己 “己” 當作“乙”。

③董 “董” 當作“謹”。

④董 “董” 當作“謹”。

⑤董 “董” 當作“謹”。

⑥董 “董” 當作“謹”。

⑦董 “董” 當作“謹”。

⑧董 “董” 當作“謹”。

⑨暗 “暗” 應作“諳”。

⑩卒 “卒” 當作“率”。

⑪董 “董” 當作“謹”。

⑫董 “董” 當作“謹”。

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衷村^①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若只為諸臣一身計進退用捨，為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盈虛出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瀆君上，自取煩聒之罪也。伏望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廣等所推日講、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敕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匱竭之病，為之一廖，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為此，謹具本親齋奏聞，伏候敕旨。”

八日己^②丑，大學士朱廣等謹題：“臣等今日伏睹皇上批發臣等題請經筵日講揭帖所推講官，並蒙准補，仰見聖學緝熙，即古稱念終始典於學者不啻過之矣。臣等不勝踴躍，不勝贊誦。董^③查得經筵舊規俱於二月十二日開講，今遇連日祭祀，各官未經謝恩，講章未敢遽撰，合無暫改於二十二日經筵開講？又日講講章，臣等董^④擇得十八日吉，恭撰講章，照常進覽。董^⑤具題知。”

十日丁卯，大學士葉向高謹題：“為祭祀事。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十日祭先師孔子，欽奉聖旨：‘遣大學士葉向高行礼。欽此。’臣董^⑥欽遵恭詣行禮畢，例應復命，董^⑦具題以聞。”

是日，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董^⑧題：“臣等竊惟，政本之地，幾務繁重，自臣等入直，皆藉首臣朱廣老成練達，暗^⑨熟典故，能為皇上調燮贊襄，臣等追隨其後，庶幾寡過。乃自正月初旬，以疾杜門，再疏求去，並荷皇上溫綸慰留，調理多時，今猶未出。臣等後進愚昧，凡百事體豈能周詳？本章或不得面商擬議，必時有失當，領袖所屬關係非輕。伏乞皇上趣諭臣廣，趣令即出，不惟臣等得藉表卒^⑩，而所裨於國家幾務者尤多矣。臣等不勝懇切顛望之至。董^⑪題。”

十一日戊辰，大學士朱廣等董^⑫題：“照得每年正月下旬，

東宮講筵例應開講，臣等屢經擇吉催請，未奉綸音。今又春深，時難再緩，且侍班、講讀、侍書等官缺多未補，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原任國子監祭酒給假陶望齡，俱堪侍班。原任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給假已經起用黃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顧天竣、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林堯俞，俱堪與見在講讀官馮有經一同講讀。制敕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范可懋，俱堪侍書。其各官內資俸已深者，相應量陞。吳道南量陞占^①事，陶望齡、馮有經、黃輝俱量陞少占^②事，仍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汪民敬、范可懋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其開講日期，臣等董^③擇得本月十七日、二十日二日俱吉，伏乞欽定一日。仍乞敕下吏部遵照施行。董^④題請旨。”

十二日己巳^⑤大學士朱賡董^⑥奏：“爲劇疾難痊三懇聖慈早賜生還事。臣手足俱痺，漸成癱疾，其必不可起之狀具前二疏中，自分爲明時棄物矣。皇上天覆地容，不忍遽棄，猶爲^⑦臣精力有餘，微疴易愈，促臣即出視事，戒臣慎弗再辭。臣欽誦恩綸，不覺潛然涕下。使臣精力果可撐持，何苦不思一當而託疾以欺君父？使臣疾果易痊，何苦不急自調治而危詞以憂君父？惟是三年以來，筋力大非少壯，百奔走於星霜風雨之中^⑧，歲無停日，才識愈見昏憤，而支吾於紛紜膠葛之際者，日無停晷，重以天時人事蒿日^⑨激衷，家難民艱驚心痛骨，所遭所行無非傷生代^⑩命之事，七十歲之人，精力已竭，何望有餘？病勢已危，何望易愈？即今奄然一息，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近死，尚能出而視事、自誤而因以誤國哉？古者大臣，難進而易退，故年至則去，病至則去，而人主亦未嘗乏人，何日^⑪？一世之才，自足備一世之用，此往彼來，如四時之有代謝，天道然也。皇上慎於進人，故亦重於退人，何不獨運斗樞，進退迭用，如寒暑之相推而歲成焉，乃爲執天之行乎？曩臣於沈一貫之去，爲之揭請者再，豈今日自爲身計，獨不及此？而惜乎無有爲臣一

①占 “占”當作“詹”。

②占 “占”當作“詹”。

③董 “董”當作“謹”。

④董 “董”當作“謹”。

⑤己巳 “己巳”當作“己巳”。

⑥董 “董”當作“謹”。

⑦爲 “爲”上當有“以”字。

⑧中 “中”下當有“者”字。

⑨日 “日”當作“日”。

⑩代 “代”代作“伐”。

⑪日 “日”當作“哉”。

①付 “付” 當作“符”。

②董 “董” 當作“謹”。

③遽 “遽” 當作“接”，或“遽”下有脫字。

④切 “切” 當作“竊”。

⑤題 “題” 下當有“請”字。

⑥大 “大” 當作“太”。

⑦卒 “卒” 當作“率”。

⑧董 “董” 當作“謹”。

⑨日 “日” 下當有“乙亥”二字。

贊決者，臣不乞之皇上而誰乞哉？伏望皇上親賜乾斷，允臣一去，免行閣議，又成牽綿。臣生不能為犬馬，死當效蛇雀，以報聖恩於萬一也。臣不勝翹首企足待命之至。伏候敕旨。”奉聖旨：“政幾煩重，正賴卿忠亮老成主持匡濟，何乃屢以疾辭？遽欲捨朕而去，於心何安？着太醫院堂上官診視，調理速出，以付^①朕倦倦之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十五日壬申，大學士朱賡等董^②題：“照得二月大選，時日已迫。昨遽^③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揭帖，苦稱患病，欲令司官仍代掣籤，而該司郎中林學曾，亦以患病求去，再疏未下。臣等切^④惟，大選，重事，司官代掣豈可常行？且選期屢更，尤非政體。臣等相與圖維，計無所出，即時喬、學曾二疏開票，臣等亦不知所為擬矣。惟望聖明留神銓務，速點用尚書、侍郎，以濟目前之急，庶視事有人，選期無改。此政體所關，臣等不敢不言者也。不勝仰望懇切之至。謹題^⑤旨。”

是日，大學士朱賡謹奏：“為恭謝天恩事。臣以手足不仁，三懇聖慈早賜放歸，方在候旨，伏蒙皇上欽遣大^⑥醫院堂上官徐文元等，卒^⑦御醫張國光等到臣榻前診脉處方。臣不勝感戴，不勝悲咽。竊念臣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能仰報萬一。區區老身，何足為國家有無？而皇上時廛顧復，半歲而醫來者三矣。臣非木石，敢愛髮膚？惟是病勢濱危，留之無益，不得不割犬馬戀主之心，而為狐死首丘之誠，萬萬不得已也。據徐文元等謂，臣手足麻木，皆由血氣兩傷，老年得此，非旦夕可痊，宜大補已斷之元氣，而又靜攝已喪之元神，庶可望其百一。顧臣身在朝廷，名挺輔弼，而乃偷安集靜，卧消歲月，臣心何安？非皇上大開慈悲之心，特賜生還，臣有立斃而已。除用藥調將，少俟旬月，觀其緩急再為陳請外，董^⑧伏枕百叩，具本先行奏謝以聞。”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卿素稟清健，但善加調理，早出輔政。使吏部知道。”

十八日^⑨，大學士朱賡謹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八

日，伏蒙皇上以臣患病，欽遣御前牌子劉昇，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控、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壇。臣手足偏枯，不能成禮，董^①於榻前恭設香案，率臣孫體元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福過災生，命窮數盡，左癱右瘓，已非肱股之良，九死一生，何補腹心之寄？而我皇上不忍棄置，疊賜惠存，既遣太醫，飲以上池之劑，復馳中使，錫之天庖之珍。父母惟疾之憂不過是矣，天地好生之德，曷以加焉？臣感戴高深，益難罄處，恐效蓋之無地，指結草以爲期。臣無任感激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奏謝以聞。”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政務繁重，卿宜善調早出，以付^②眷懷。該部知道。”

十九日^③，大學士朱賡等謹題：“伏蒙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告病一本。臣等切^④見時喬患病尚未痊可，大選日子迫在目前，欲再擬促之，則恐未能奉^⑤奉命即出，臨時耽誤，欲擬改期，擬司官代掣，則權宜之事委難常行。聖於時喬疏內所引先年考察欽命別部大臣代署之例，此又非敢臣下所^⑥擬也。臣等再三籌度，計無^⑦出，敢將原疏封上，伏望聖明裁示，發下擬票。臣等不勝悚息祈仰之至。”

二十四日^⑧，大學士朱賡等謹題：“臣等昨日伏睹明旨督促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即出管理大選掣簽之事，隨接得時喬揭帖，又稱甚病，又不能出。今日吏^⑨四司又到臣等私寓代講。緣時喬病在部內火房^⑩，臣等不得會面，但見其累疏苦陳，蒙皇上屢旨催促，至以命^⑪國體嚴加訓示，此在臣子豈敢有違？必是真病苦情欲出而不能出也。今選期在二十五日，不得不改，而使司官代掣，原非政體，萬難再行，惟得尚書及右侍郎，庶便供奉，此不過聖明一點用間。若但發時喬昨疏，臣等又不知所擬票矣？伏乞皇上留神，臣等不勝顛望懇切，惶悚之至。伏候敕旨。”

①董 “董”當作“謹”。

②付 “付”當作“符”。

③日 “日”下當有“丙子”二字。

④切 “切”當作“竊”。

⑤奉 此“奉”爲衍字。

⑥敢臣下所 “敢臣下所”當作“臣下所敢”。

⑦無 “無”下當有“所”字。

⑧日 “日”下當有“辛巳”二字。

⑨吏 “吏”下當有“部”字。

⑩部內火房 “部內火房”四字當有誤文。

⑪以命 “以命”當作“命以”。